

恰同学少年

——读朱天心《击壤歌》有感

陈晔

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530001

与其患得患失,不如趁着年轻好好享受生活,暂且就这么走下去。待到风起之时,就做那只“翼若垂天之云”的大鹏鸟,凌空一飞,飞向那九万里的高空。



朱天心、《击壤歌》、读后感

首先,标题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,它与尧帝时期的一首民谣同名,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?”天下大和,生活安逸,预示着全书平淡的基调。也只有在这样的平淡安逸之下,那些细碎的感触,莫名的感伤才得以放大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台北干净的红砖路,白云碧海的校园,空气里飘散着青草香味,那群女校的高中生想办法逃学四处游荡,遂行自己的小小叛逆。或者,看电影,坐火车出城看世界有多大,白云悠悠下的这些女孩子们,心思闲静得仿佛能装得了整个天下。这些一起构成了《击壤歌》里最质朴的画面。三十多年转瞬即逝。三十多年的时光恍若隔世,今日读来依然能清晰感受到作者当年充盈着活泼浪漫青春气息。

有人说,《击壤歌》通篇就写了三件事,吃东西、看电影、翘课。的确,它们贯穿始终。表面上看起来主人公小虾生活得逍遥自在,但吃喝玩乐并不是作品的主要内容。小虾内心敏感,最关注的始终是朋友,古人,阳光,青枫,更添了几分真实。高中生过着同样的校园生活:读书、吃饭、睡觉,而她却能将那些我们曾经选择性忽略的细微感触,直白而细致的描写出来。她用心描摹着自己尝到的好味道,看到的好风景,交到的好朋友,也在用想象力连接着文学和现实,尝试着获得自己的思考和

朱天心来自书香门第的家庭,凭着父亲与胡兰成的私交,她曾做过胡兰成的学生,17岁时因

《击壤歌》一举成名。《击壤歌》是以自传体的形式书写的青春回忆录,是台湾几代人的“青春圣经”。

感动。朱天心的少女时代既丰厚又灵动,许多人能从书里看到洋溢的青春,但最使我感动的,还是她在一个旁人难以涉足的次元中忘我执迷,善于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外物,拥有自己的生活语言。因此,在生活中,我喜欢同那些能够敏感体察世界的人交谈,听他们的独到见解。

《击壤歌》展示了“求学时代的闲情与旧梦”,可能由于时代和地域差距的关系,小虾她们的高中时代与零零后的我们差别太大了。她们比我们多读了好多的书,比我们善感和重情,吃喝玩乐比

我们洒脱,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却比我们成熟。

青春年少的我们,虽然没有行到水穷处,却时时坐看云起时。随意而行,走到哪里算哪里。无路可走了,那就坐下来,闲心看白云悠悠。《击壤歌》里十六七岁的小虾,是“活在当下”的极致:逃课,不爱数学,不爱往脑子里塞高考的东西,整天乱晃。即便如此,还是考进了台大。17岁的朱天心可不就是高中时代的我的偶像?她后来的写作、编刊,都是顺着自己的心意干,却也有点像命中注定的安排。

当下,我们或许会处在这样一种境地:觉得应该有抱负,却又和各种俗事纠缠不清。一方面觉得由着性子来太不懂事儿了;另一方面又觉得要做一些真正喜欢的事情,要为理想奋斗啊。与其患得患失,不如趁着年轻好好享受生活,暂且就这么走下去。待到风起之时,就做那只“翼若垂天之云”的大鹏鸟,凌空一飞,飞向那九万里的高空。

作者简介:陈晔(2001年6月-),女,壮族,广西兴安人,南宁师范大学,研究生在读,研究方向或主要从事: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。

Just When We Were Young ——Reflections on Reading Zhu Tianxin's "JiRangGe"

Chen Ye

School of Literature,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530001

Abstract: Instead of worrying about gains and losses, it's better to enjoy life while young and just go on like this for now. When the wind rises, become a big roc bird and fly high into the air.

Keywords: JiRangGe; Zhu Tianxin; Perception after reading

